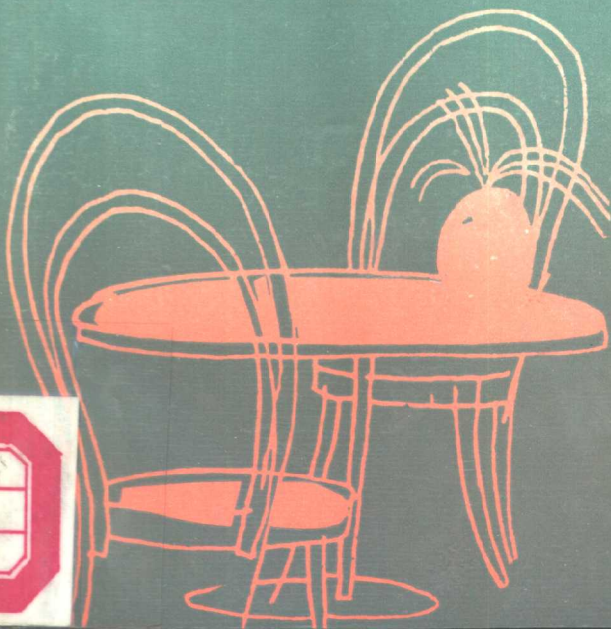




作家参考丛书

为了告别的聚会

〔捷〕米兰·昆德拉



75144
2

本书译自一九八一年企鹅丛书版英译本

作家参考丛书

为了告别的聚会

〔捷〕米兰·昆德拉 著

景凯旋 徐乃健 译

作家出版社

为了告别的聚会

作者：〔捷〕米兰·昆德拉

译者：景凯旋 徐乃健

责任编辑：崔艾真

责任校对：彭卓民

封面设计：曹全弘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139千

版次：1987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22—2/1·21

印数：0001—7,000册

统一书号：10248·0209

定价：1.75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作家参考丛书》是为满足作家和广大读者的需求，以之作为透视世界思潮和文学潮流的一个窗口而推出的一个系列。

《作家参考丛书》将把世界社会科学各种流派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介绍给大家。书中的观点不尽是我们同意的，但它有利于读者管窥各种艺术态势和文学发展的流向，从而得到适当的启迪和借鉴。

作家出版社

作家简介

米兰·昆德拉，
1929年生于捷克。当过
工人、爵士乐手，后致
力于文学和电影。1968
年苏联出兵布拉格后，
作品被查禁。1975年，
移居法国，多次获国际
性文学奖，近年又被提
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
人。主要作品有《笑忘
录》、《生命中不能承受
之轻》、《为了告别的聚
会》、《生活在远方》。

第一天

1

秋天来了，在宜人的山谷里树叶变成了黄色、红色和褐色。小小的矿泉疗养镇看上去象是被裹在火焰里了。女人们在疗养地的林荫道上散步，她们不时停下来，俯在水花四溅的喷泉边上。这是些没有孩子的女人，她们来到这儿，希望能获得生育力。

这些病人中，也有少数男人，因为除了妇科的奇迹外，矿泉疗养地的治疗对于各种精神病症看来也是有益的。尽管如此，女人仍然要比男人多出九倍——对于象茹泽娜这样一个年轻的护士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恼怒的比例，意味着整天都得照料那些没有生育力的妇女们。

茹泽娜出生在这个疗养镇，她的父母仍然住在这儿，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从这个尽是妇女的巢穴中逃出去。

星期一下午，快要轮到她下班的时候，还剩下

要给最后几个肥胖的女病人裹上被子，并要微笑着让她们在床上躺下来。

“给他打个电话，怎么样？”茹泽娜的同事一齐鼓动她，一个大约三十五岁，长得很胖，另一个稍微年轻和消瘦些。

“唔，那倒是。”茹泽娜回答。

“没什么可担心的。”年长点的护士再一次鼓劲她，并朝茹泽娜背后的更衣室瞅了一眼，那儿有职工的存衣柜，小桌和电话。

“你该往他家里打电话。”瘦点的护士刻薄地说，她们三人一齐笑起来。

笑声平息后，茹泽娜说：“我知道他那个排练场的号码，我往那儿给他打。”

2

这是一场令人心悸的谈话。当他一听出她的声音时，他就十分惊慌。

他一直害怕女人，但当他这样告诉她们时，她们却从不相信，宁愿认为，他的表白是一种骑士风度的幽默。

“你好吗？”他问。

“不太好。”

“怎么啦？”

“我需要和你谈谈。”她很忧伤地说。

这正是他预感到的那种悲哀的声调，多年来，他一直对这类事情感到恐惧。

“好吧。”他压低声音说。

她又说了一遍，“我真的必须和你谈谈。”

“出了什么事？”

“我有了。”

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下，他虚弱地说：“你说的什么意思？”

“我已经有六个星期了。”

他试图控制自己，“那种事有时是会有有的^①，不过是来迟了一点。”

“不，这次是真的。”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无论如何，这不是我的原因，肯定不是！”

她顿时火了，“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天哪！”

他怕她，怕使她发怒，“别责怪我，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伤害你，为什么我要伤害你呢？我只是想说，这也许不是我的原因，因为我没有那样做，你用不着担心，这在生理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① 此处指月经。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她冷冷地说，“原谅我打扰了你。”

“噢，不！”他赶忙说，生怕她会挂上电话，“你给我打电话是很对的！我自然乐意帮助你。当然，这件事是可以安排的。”

“你说‘安排’是什么意思？”

他顿时语塞，不敢说出它的真正含义，“哦，你知道的，安排！”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我决不会做那样的事，除非先把我杀掉。”

恐惧又攫住了他，但他立即设法反驳：“如果你不想听我的意见，干吗打电话给我？你是想同我商量一下这事呢？还是你已经下了决心？”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那么，好吧，我来见你。”

“什么时候？”

“我会告诉你。”

“好吧。”

“现在，你要保重自己。”

“你也保重。”

他挂上电话，回到舞台上，他的乐队正等着他回来重新排练。“先生们，今天就到这里。”他说。

她放下话筒，脸气得通红，克利马对这事反应刺痛了她，实际上，她很久以来就感到忿恨了。

他们早在两个月前就认识了，当时这位著名的小号手和他的乐队正在矿泉疗养地演出。音乐会后，人们特地为这些音乐家们举行了一场舞会，她也应邀参加了，在舞台上所有的女人中，小号手对她最表好感，并同她一起度过了一夜。

那以后她再没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她给他寄去两张明信片，亲热地向他问候，但他都没有理睬。一次，她去首都参观时，往他的排练场打电话，一个男人接了，问了她的姓名，说他就去找克利马，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告诉她排练已经结束，小号手也走了。

她怀疑他是想躲避她，随着她逐渐察觉自己已经怀孕，她对他的忿恨也日渐增长。

“他说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你能反驳他吗？生理上不可能！当这个孩子生出来时，我倒想知道他会说什么！”

她的两个朋友激动地点点头。同那位著名的音乐家度过了一个难以言传的夜晚之后，第二天早晨，

她把这事全都告诉了她的同事，这件事随即在水汽迷蒙的治疗室里传开来。打那以后，这个小号手就成了全体护士们的共同财富。他的肖像被张贴在集体宿舍的墙上，每当他的名字出现时，她们都要暗暗抿着嘴笑，仿佛他是一个知交。当这些护士们得知茹泽娜怀孕时，她们的内心都充满一种奇妙的快意，因为现在她们同他之间已有了一种有形的、持久的纽带，这种保证物已深深植入了茹泽娜的肚子里。

年长的护士拍拍茹泽娜的背，“喏，现在，亲爱的，镇静点。我给你看样东西。”她很快地翻动一期带有插图的杂志，“瞧，这儿！”在折好的一页上是一个年轻迷人、皮肤浅黑的女人照片，她站在舞台上，手里拿着一个麦克风。

茹泽娜凝视着这张照片，试图从这张长方形的光滑的纸上看出她的命运。“想不到她是这样年轻。”她悻悻地说。

“得了吧！”她的中年女友笑了，“这张照片是十年前照的！你知道，他俩岁数一样大，她是不能和你相比的！”

4

在电话里同茹泽娜交谈时，克利马渐渐意识到

她的话里有着多年来他一直害怕的那种厄运的声音。这倒不是他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个倒楣的夜晚，他果真使茹泽娜怀了孕（相反，他肯定她的指控是假的），而是在他认识茹泽娜之前许多年，他就一直在等待着这种消息。

在他二十一岁那年，一个迷恋他的金发碧眼姑娘就曾经假装怀孕，想迫使他同她结婚。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最后他得了胃部痉挛症，整个人都萎了。打那以后，他明白了怀孕是一种随时随地都可以奏效的打击，是一种任何避雷针都无法躲避的雷电。电话里某种悲哀的声调预兆着风暴的来临（可不，当年那个坏消息也是首先在电话里打击了他），自年轻时那场经历以来，虽然他在同女人们发生关系时并不缺乏热情，但随之而来的总是忧虑之感，每次发生了这样的关系后，他总是恐惧地等待着不幸的后果。从理智的角度看，他想到由于他那近乎病态的小心，他便差堪自慰，灾难的可能性几乎是千分之一。但是，这种千分之一的偶然仍旧使他吓得够呛。

一次，他发现有个可供自由支配的晚上，便给一个已有两个月未见面的姑娘打电话。当她一听出他的声音，她就叫起来：“亲爱的，是你！我一直在盼望你来电话！我非常需要和你谈谈！”她是那样

迫切，喘不过气来。那种熟悉的、令人焦虑的阵痛又充塞了他的胸腔，他甚至从内心深处感到他的厄运已定。

不过，他还是迫切想弄清原委，于是冲口而出：“你干吗用这样悲惨的声调说话？”

“我母亲昨天去世了。”她回答说。

他宽慰地叹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这种可怕的时刻迟早还是会来临的。

5

“那好，快说！发生了什么事？”鼓手一个劲地询问终于使克利马清醒过来，他看着乐师们着急的面孔，于是把这事告诉了他们。这些小伙子们放下乐器，聚拢在他们的头儿周围。

十八岁的吉他手首先提出的建议较为激进，那种女人必须让她放乖一点，“叫她见鬼去吧，那不是你的孩子，你根本不要理睬。无论如何，只要验一次血就足以马上证明那是谁的孩子。”

克利马反对说，验血往往什么也证明不了，到最后那个女人的指控仍然站得住脚。

吉他手反驳道，实际上并非真要验什么血；对待那种姑娘，只要态度强硬，她就会识相，不再罗

里罗嗦。一旦她知道被控的男人不是一个懦夫，她会自己花钱把那玩意儿弄掉的。“总之，如果她一意孤行，生下孩子，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誓同她睡过觉，那时，让他们去猜测到底谁是真正的父亲吧！”

但是克利马说：“我知道，我可以指望你们，可到那时我早已急得要命了，遇到这种事，我就是世界上最胆小的人，我得尽快做到心中有数。”

大家都同意地点点头。吉他手的办法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但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它显然不适于那种神经衰弱的男人，也不适于那种被女人死死缠住的名人。因此，大家都觉得还是不直接对抗好，说服这姑娘去堕胎最为明智。但应当用什么理由呢？他们提出了三个基本方案：

第一个是利用姑娘的同情心。按照这个方案，克利马要把她看作是最亲密的朋友，向她畅开心扉，倾诉衷肠，告诉她他的妻子患有重病，如果她知道另一个女人同她丈夫有了孩子，她的身心准会崩溃。无论从道德上还是心理上，克利马都不能承受这样的灾难，他要恳求这护士怜悯他。

但是，有人对这点提出一条根本的反对意见：把这一策略完全建立在那个姑娘可能会有的软心肠上面，这是愚蠢的，因为它未经检验，毫无把握。

如果她恰巧没有同情心，她将会以此作为武器，反过来对付他。由于让另一个女人知道了她极力想给自己的孩子找个父亲，这种屈辱会使她更加冷酷地继续干下去。

第二个方案是有意抓住这姑娘的正常心理：克利马应当向她解释，他不能肯定这孩子确实是他的，这种怀疑将常驻心中，毕竟他与这个护士在一起只度过一个夜晚，对她实际上一无所知，他一点也不知道她可能还有其他男朋友，诚然，他不会指责她的行为是蓄意欺骗，但是她肯定不能保证他是她生活中唯一的男人！即使她坚持这样说，克利马又怎么能相信无疑呢？生一个孩子，他的父亲老是疑惑是不是自己的，这难道是明智的吗？难道能期望克利马为了一个甚至不能确定是自己的孩子而抛弃他的妻子吗？茹泽娜肯定不会愿意养育一个注定永远见不到父亲的孩子吧？

这种办法也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大提琴手（乐队里年龄最大的人）指出，指望一个姑娘的正常心理甚至比指望她的同情心还要愚蠢。合乎逻辑的说服在这里肯定达不到目的，而姑娘的心必定会因她的情人不信任而受到伤害。这只会增强她那哭哭啼啼的执拗，激发她做出更加厚颜无耻的决定。

第三个可行的计策是：克利马可以向怀孕的姑

娘保证，他过去爱她，现在仍然爱她。他非但不能责备她存心欺骗，而且还要给予她大量信任和温存。他将答应一切，包括马上同他妻子离婚；向她暗示出一个美好的共同未来。为了这个未来，他将要求她终止怀孕。他将解释说这不是他们生孩子的最佳时机，过早做父母将使他们失去婚姻幸福的最初几个美好年头。

这个方案缺乏前两条所具有的一个性质：逻辑性。假若克利马这样迷恋那个护士，他为什么在过去两个月里完全不理她？但是，大提琴手坚持说，逻辑和爱情是两回事，当然，克利马要作出一些说得过去的解释。最后，大家都同意第三种方案可能一是最优方案，因为它利用了整个风流韵事中唯一合理的一种因素——姑娘的爱情。

6

大家在剧院外面分手，吉他手一直陪着克利马回家，他是唯一反对采用这项方案的人。在他看来，这方案与乐队的头儿——他心中的英雄和偶像的身份太不相符。

“去找女人吧，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他引了一句尼采的话。他对这位哲学家的其它言论毫无

所知。

“我的伙伴，”克利马叹道，“不幸的是，手中有鞭子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女人。”

吉他手于是提出由他开车去疗养地，把那个护士骗到公路上，然后用车将她碾死。“没有人能证明这不是一次交通事故。”他说。

吉他手是乐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热爱克利马，克利马为他的话所感动，对他说：“你真可爱。”

吉他手越发热情地阐述他的计划，他的脸颊发红了。

“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这是行不通的。”克利马插了一句。

“干吗要犹豫？她不过是条母狗！”

“不行。你这人很不错，谢谢你。但是，这是行不通的。”克利马说，于是告辞离去。

7

当克利马独自一人时，他默想着那个年轻人的计划和他拒绝的理由。倒不是因为他比吉他手更道德，而是因为他更胆怯。他惧怕被控是一个凶手，就象他惧怕被控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想象一辆汽车从茹泽娜身上碾过的情景。她躺在路上，血肉模